

那些远去的街头叫卖声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“冰糖瓢的西瓜啊！”“新米老枣的切糕哟！”“铜盆——铜碗——铜大缸！”

7月28日，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，热爱沧州文化的84岁老人戴树德，情不自禁地喊出记忆深处的叫卖声。他说，自己小时候，沧州街上提篮、挑担卖货的小贩比较多，很多都要叫卖吆喝。这些叫卖声各有特色，交织在一起，就像一首家乡日常生活的交响曲。老人一边在电话那头学着高低不同、声调各异的叫卖声，一边介绍。这些叫卖声伴随着家乡风俗的记忆、时令吃食的味道，涌上老人心头。

喝过运河水 难忘叫卖声

戴树德和老伴儿白玉香，一个是高级工程师、四川省劳模，一个是高级会计师。上世纪40年代初，他们都出生在沧州市南门外义和街上。高中毕业后，戴树德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，从此离开家乡，先后在北京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、工作和生活。1969年，为了支援三线建设，他和妻子携家来到四川省绵阳市，从此远离家乡。

远在京蜀，夫妻俩深爱着家乡文化，常常回忆起家乡的一草一木、风土人情。各种不同的叫卖声恰好折射了家乡的风俗。

运河是沧州的母亲河。在戴树德的记忆中，自己小时候，沧州市民喝的是运河水。当时有专门卖水的行当。卖水人到运河边取水后，或肩挑、或车拉，走街串巷卖水，吆喝的是“倒两管”。这声吆喝短而有力。人们听见吆喝声，就知道卖水的来了，打开院门，让他进来把水缸倒满。戴树德学着吆喝起“倒两管”来，果然短促有力，不拉长调，“两”字音调上扬。

白玉香说，小时候，她家有个外地来的邻居，就是“倒两管”的，吆喝的是“倒两管哟，倒两管哟……”拉着长调，声音悠长。她后来才知道，这个邻居是共产党员，以“倒两管”为掩护，从事地下工作。

上世纪四五十年代，沧州的水塘比较多，冬天结很厚的冰。那时，水塘的水很干净。冬天，人们常在水塘周边空旷的地方建“冰窖”，把冰放在窖内，用高粱秆、麦秸等东西密封保温，外边抹上泥巴。经过冬、春两季静置，冰变得晶莹剔透。冰窖主人在夏天开窖，出售冰块。

“小贩沿街叫卖冰块，吆喝的是‘凿冰’。那时我还是孩子，就爱买‘凿冰’吃。‘凿冰’很便宜，一分钱能买好多块。把它放在碗里，倒上醋，吃下去马上就凉快了。”戴树德说。

如今，老两口上了岁数，再也不敢吃冰棍了，但学着吆喝一声，也会顿生清凉之感。

家乡的四季 各式的美食

戴树德更多的叫卖声记忆，和各种食品有关。

当时沧州街上有卖臭豆腐的。他印象最深的是，一位老人总用沧桑低沉的声音叫卖：“臭豆腐、酱豆腐，一分钱买两块。”戴树德学来，就像一首深沉的歌。

还有一位卖切糕的中年高个男人，叫卖的是“新米老枣的切糕哟”，声音高亢激昂，让人难忘。每当戴树德听到男高唱歌，不由得就想到了义和街上那个卖切糕的男人。

每年6月，小麦收割后，一种特殊的节日吃食，令人垂涎，这就是羊肉粥。人们用新收的小麦加羊肉，在大砂锅里熬制熟烂，出锅前再淋上香油。一时间，麦香、肉香、油香四溢。叫卖者吆喝的是“羊肉粥”。此外还有一种甜粥，用黄黏米和枣一起熬成，味道甜美，小贩叫卖“抹够”。卖这两种粥的，是兄弟俩，人们唤作大楼、二楼。他们叫卖时，声音都很短促。戴树德说，好久没有喝过这两种粥了，学着吆喝几声，仿佛尝到了美味，齿颊生香。

另外，街南头有一家卖蒸饼的，吆喝声也很有特色。制作者用发面裹白糖或豆馅儿做好蒸熟后，放在提盒里沿街叫卖。戴树德常常听着“蒸饼，白糖的呀”的叫卖声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。如今，那婉转顿挫的音调，还常常萦绕耳畔。

当时，城市周边的菜农、果农也常挑着担子进城卖蔬菜水果。紫色的葡萄、红色的枣，黄色的土豆、绿色的辣椒等各种菜果琳琅满目，叫卖声此起彼伏。“土豆、茄子、辣椒，来买哟！”“黄瓜、豆角、倭瓜，现摘的！”“冰糖瓢的西瓜啊！”“哟，葡萄来！”“稀甜的枣来，尝一个再来买啦！”老两口说，回味着这些叫卖声，好像回到了童年家乡的四季光阴中。

小贩们的名字，戴树德大多不记得了，但对大洪哥印象深刻。大洪哥每天挑着装满各种时令水果和干鲜果品的担子，白天在大石桥老槐树下、夜晚在义合街中间的吴家茶馆门前叫卖。戴树德记忆最深的，是他冬天卖花生和绿皮红心萝卜时的吆喝声。当时人们管花生叫人参果。大洪哥吆喝“大人参果，先尝后买呀”“赛梨不辣的萝卜”，声音洪亮，音调悠长。冬天的夜晚，叫卖声传出很远。



戴树德和老伴儿白玉香至今对家乡的叫卖声念念不忘



市民马振江创作的《沧州城风俗画》中有不少小贩叫卖的场景

远去的吆喝 永远的乡愁

那时，一些走街串巷的小工匠，招揽生意时，也会吆喝几声。

老两口印象较深的是木匠、磨刀师傅和铜匠的吆喝声。木匠背着工具袋，边走边吆喝“拾掇零活”。磨刀师傅吆喝的是“磨剪子嘞——戥菜刀”，音调先升起，拉长调，最后降调结束。现在一些城乡仍有磨刀人，偶尔还会吆喝几声。

过去老百姓日子穷，生活用品如锅碗瓢盆等破损了，人们也舍不得扔掉，就找铜匠来修补。铜匠担着挑子走街串巷时，吆喝的是“铜盆——铜碗——铜大缸”，音调曲折婉转，别有韵味。

退休后，老两口也常回家乡小住。他们曾尝试着寻找儿时的叫卖声，却很少听见留在童年记忆中的声音了。如今的沧州，城市发展越来越快，高楼越来越多，水果、蔬菜、食品等都进了商场、超市，街头再也见不到那么多形形色色的小贩了。老两口有时在城郊大集上还会看见小贩。小贩大多开辆电三轮，吆喝声都是提前录好的录音，通过大喇叭放出来，音效倒是很强，却少了韵味。

戴树德说，小贩们的叫卖吆喝，本是热闹市井中最常见的声音，现在只能回忆时自己学叫几声，以慰乡愁了。他们重温这些声音时，沧州的四季风俗情景，好像一幅幅图画在眼前闪过，让人倍感亲切。

四字家风 助我成长

李良久

父亲已经92岁高龄了，可仍关心着我的工作和生活。每次我回家，父亲总要问上几句。

一次，当听我发牢骚时，父亲问我：“你‘让’‘上’‘帮’‘躲’了吗？”

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。父亲说：“就是见到荣誉就让、见到困难就上、见到别人有难就帮、见到好处就躲。如果你做到了这4个字，你就没那么多牢骚，人也会变得有朝气、有活力。”

我笑道：“如果做到这4个字，那我不就成傻子了？”

父亲却严肃地说：“我愿意有这样一个人，而不愿意有一个处处都‘抢’‘拿’‘走’‘躲’的所谓‘聪明’的儿子。”

我困惑地问：“那什么是‘抢’‘拿’‘走’‘躲’？”父亲解释：“就是见到荣誉就抢、见到好处就拿、见到事就绕着走、见到问题就躲。如果你是这样一个人，你就不是我的儿子。”

父亲的话，义正词严，让我深受触动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回到家，欣喜地告诉他：“爸爸，我按照您说的那样做了，工作、生活上，处处‘让’‘上’‘帮’‘躲’。虽然苦

点、累点，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了，心态也变得平和淡定了。”

父亲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记住这4个字，不是此一时、彼一时，而是一辈子的事，这是我家的家风。”

父亲语重心长的一番话，让我印象极深。

一次，我好奇地问父亲的一位战友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您为什么常来看望我父亲？”

他说：“你父亲是我心中的榜样，无论做人做事都是我的标杆，我时不时过来向他学习。他让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能吃亏。”我不解地问：“能吃什么亏？”他认真地说：“简单地说，就是4个字，‘让’‘上’‘帮’‘躲’。”

又是这4个字。我听了，顿时感到亲切。这不就是父亲平时总教育我的吗？

我终于明白了。父亲的这4个字，无论何时过境迁、斗转星移，永远都熠熠生辉，这就是我们家的家风。平凡而普通的我们，要努力将优良家风传承下去，让它成为一种无形的力量，引领后人不断进步成长。

我家的家风传承

主办：沧州市纪委监委

老拳师讲述

戴家园百年武术风云

本报记者 杨金丽 王少华 摄

日前，记者在运河市区段盐场码头一带采风时，巧遇一位习武的黑衣老者。只见他一杆长枪在手，红缨飞舞，枪影翻动，进退间脚步迅捷轻盈。

一趟枪术练完，老者面不改色。我们上前一问，才知老人名叫李可新，64岁，家住河对岸戴家园，是一位地道地道的“老沧州”。

戴家园原名定园，是清代户部尚书戴明说的私家园林。村中老人传说，建园子的土都是专门通过运河从南方运来的。康熙四年，大儒孙奇逢应戴明说之请，到沧讲学20天，寓居定园。这成为沧州哲学史上的重要事件，定园从此声名远播。

以文享名的戴家园，到了民国时期，武风炽烈，涌现出很多武术家。

“我们戴家园，90%的人都练过武。”李可新说，他家定居戴家园已有几百年的历史。他的爷爷练燕青拳，是跟沧州城南门外刘三爷学的。他则拜著名武术家刘子周为师，学习通臂拳。他的儿子李林、两个孙女也都习武。像这样世代习武的人家，在戴家园并不少见。

李可新说，师父刘子周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其故事载入《沧州武术志》中。刘子周出身武术世家，他的父亲刘玉树是太祖门传人，终生以酿酒为业。刘玉树不仅在沧州、天津制酒，还远到南京任酒厂经理。当时中央国术馆招收学员，刘玉树就给儿子报了名。刘子周自幼随父学武，1929年，顺利考入中央国术馆。在馆数年，他受到全面训练，考

试时，获得摔跤第一名。

1935年，刘子周回到沧州教武术。1937年，在当时的沧县武术比赛上，刘子周获太极拳第一名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伪沧州公署准备任命他为队长。他知道后，气愤地表示，绝不给日本人干事。为躲避日伪的纠缠与迫害，刘子周后来来到天津大直沽酒厂教武。1954年返回沧州后，他教武行医，服务乡邻。

李可新说，师父刘子周有很多流传至今的传奇故事，最著名的就是打败运河码头恶霸。当时戴家园有几十个人在码头干脚行，常遭一个人欺侮。乡亲们请他出山帮忙。为了保住戴家园父老这口辛苦饭，刘子周，邀那人比武切磋。刘子周武艺超群，那人根本不是对手。从此，戴家园人又能安心在码头上干活了。关键时刻，武术能保家安身立命。戴家园武风炽热，也与此有关。

“师父在中央国术馆时，郭长生任教师。师父特别崇拜郭老。但当时是新式教育，不让磕头拜师。回沧后，他才正式拜郭长生为师，系统学习通臂拳。”李可新说，沧州的老武师都不保守，互相之间经常切磋换艺。师父在国术馆向很多老师求教，会的拳种特别多。而这也影响了李可新。自己虽然是通臂门的，但也常与其他门派的武师们学习交流。

“要看沧州武术，还是应该到民间。”李可新说。至今，他还秉承着沧州武术的传统，依然在义务收徒授武。



李可新在运河边练武

九旬老人深情回忆闻远楼

本报记者 杨金丽

连日来，由张耀华撰文、宋维东朗诵并制作的视频《话说鼓楼》，在网上受到关注。在邯郸市居住的95岁沧州老人宋俊明看到后，激动地说：“我离开故乡70多年了，和鼓楼做了近20年的邻居。这个视频解开了我心中关于鼓楼的未解之谜，也让鼓楼从我的记忆深处复活了。”

宋俊明说，自己家住署前街（此指老署前街，在今荷花池西、沧州饭店东）。在老县署还没建成前，这条街叫鼓楼南街。“鼓楼当年是沧州城最高的建筑。我们家和鼓楼的直线距离也就300来米。每次出门一抬头，我就能看见鼓楼。每天早晨6点、中午12点、傍晚6点，鼓楼就会准时传来钟声。所以，鼓楼又被称为钟鼓楼。那时，人们的日常起居、学习生活，都是按鼓楼的钟声定时进行的。”

“鼓楼又叫闻远楼，坐落在沧州城的东北部。我小的时候，沧州是一座水城，城内外河渠纵横。鼓楼南面也有一大片水域，我们叫后坑。水域南面就是文昌街，这里住户多，垃圾也多。我家虽然离这里最近，却很少去这片水域玩耍。去的最多的地方，是鼓楼东面到沧州城墙根的那片水域。那里住户少，水面干净。每年夏天，

我和同学来此游泳，然后再到附近的一处广场玩耍。小时候的生活场景，基本上是在围着鼓楼展开的。”宋俊明说。

宋俊明印象最深的是，小学开学前，父亲带他去鼓楼看“魁星点斗”。“父亲是一名教师，特别尊崇魁星爷。他说，拜了魁星爷，就能好好上学读书，将来考个好功名。”宋俊明说，鼓楼的二楼名叫魁星楼，里面供奉着魁星爷。传说魁星是个才子，曾连中三元，却因貌丑被逐出皇宫，愤而跳入东海。玉皇大帝怜悯他，赐他朱笔一支，命他掌管人间科举文运。他记得鼓楼里的魁星爷是彩色塑像，坐东朝西，坐在高台上，一只手握笔，另一只手执斗，双脚之下各有一只金鸡和一只大鳖。“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取‘独占鳌头’和‘一举夺魁’的意思。”老人说。

那时，宋俊明父亲常带着孩子们登临闻远楼。登上最高层，居高临下，他们可以西看大运河，西北观水月寺，南望清真寺，西南远眺文庙、城隍庙等。父亲有时还带着他们在闻远楼上诵读古人名篇《岳阳楼记》。

1937年，日寇占领沧州后，修筑了东起鼓楼、西至运河的土路。1939年，日军从东城墙向火车站修路约800米，

并将这条路命名为“赖川路”。后来，日军在“赖川路”西端东城墙处开了一个新东门，并在鼓楼至新东门的大水坑上，架起一座木桥。沧州解放后，在运河白家口建起了新华桥。这条路因桥得名，叫作新华路。

1947年沧州解放。1948年，宋俊明在市政府秘书室工作。他记得，当时鼓楼由政府派人管理。“当时老百姓戴手表、有座钟的很少，人们上下班、早中晚饭的时候，都有专人负责敲钟。不知道这个敲钟人，是不是《话说鼓楼》中提到的白三爷？或者是白三爷的后代？”宋俊明说。

2年后，他被调到沧县专署工作，办公地点与鼓楼近在咫尺。鼓楼还像原来一样热闹。每年重阳节，老百姓依然保持着到鼓楼登高望远的习俗。

1952年，国家从地方抽调干部支援城市工业建设，宋俊明被抽调并分配到邯郸工作。每次从邯郸回家，穿过鼓楼大门洞时，他都会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到家了！”

“别看我们家离鼓楼这么近，我一直不知道鼓楼始建于明代，有500多年的历史。”宋俊明说，鼓楼就是他心目中家乡沧州的符号之一，至今还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。



宋俊明



北伐时，爱国将领方振武为沧州鼓楼题字“自由”。